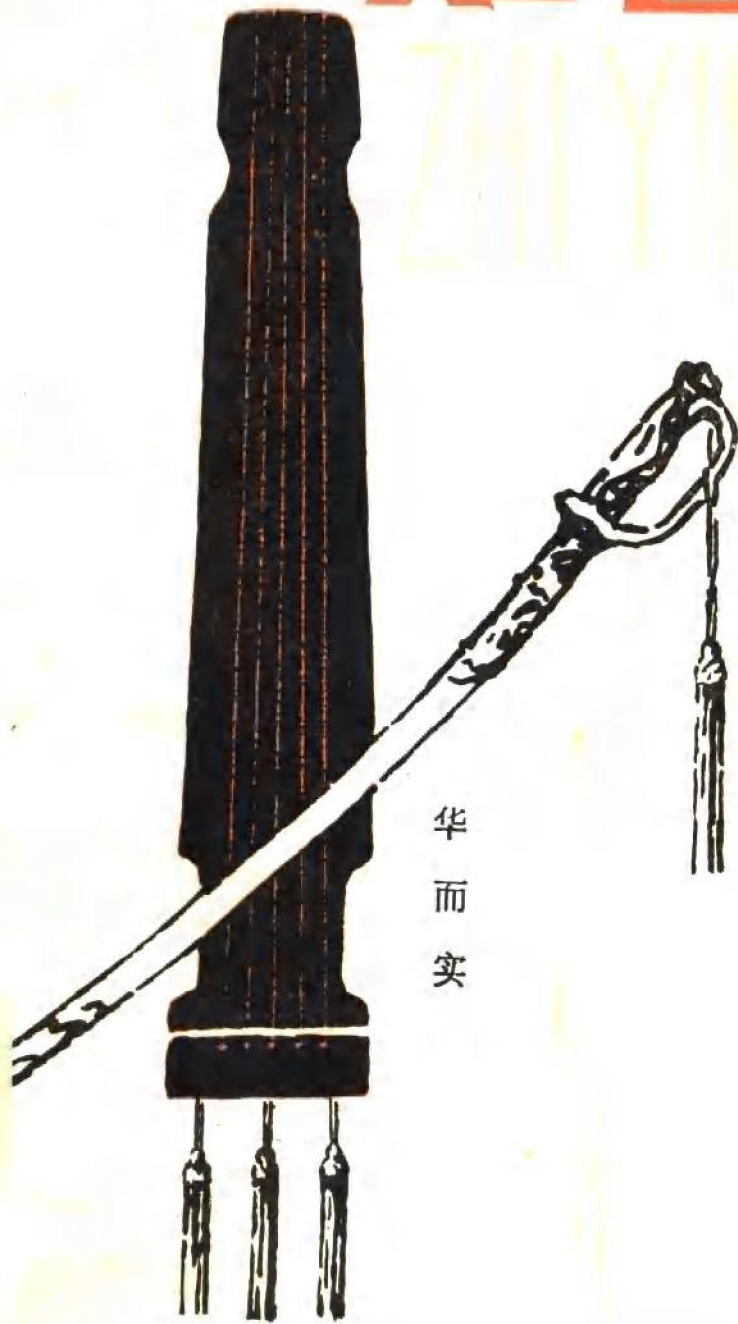


知音

ZHUYIN



华
而
实

35.7

知 音
华 而 实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十三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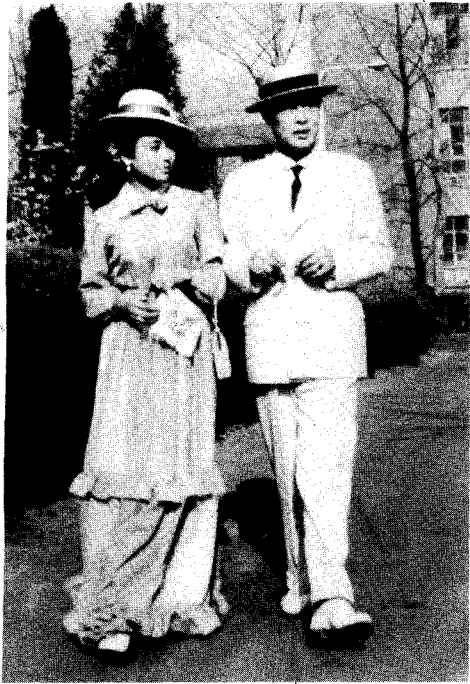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625 字数: 101 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 册

*

书号: 10088·801 定价: 0.59元



电影《知音》剧照



京剧《蔡锷与小凤仙》剧照

目 次

- 知音（电影文学剧本）（ 1 ）
蔡锷与小凤仙（京剧演出本）（ 77 ）

楔子 高山流水

琴弦上流动的手指，指甲长长的，却是遒劲刚健。《潇湘水云》洋洋洒洒地从指尖迸射出来，饱含着几多悲愤，无限伤心。

从十指到双臂，到起伏的胸，一张俊秀中透出英武之气的少年的脸在琴音中显现。他一袭蓝布长衫，纤尘不染；满头浓发，复在青呢小帽之下；他戴了一副深色茶镜，纯然是在校文科学生的风范。

急骤的节拍越急骤，挟风雨而俱来，似欲冲决这古朴精雅的屋宇，上遏行云。

一个三十许的文弱书生，悄然走进门楣上悬着“知音雅集”行草横匾的琴社。他清瘦的脸上明亮着一双相距很宽的长眼，眉锋倒插如剑，双颊略近女性，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沉静。他倚窗听琴，清风徐来，雪白湖绉长衫襟袖飘飘。

琴弦断了一根。琴操仍以奔放的力度和速度行进。

或坐或立的十来个古琴研究社的同道，都被少年的气韵和技法所夺，屏息静听。

琴弦又断了一根，又断了一根，又断了一根。

鼓琴的少年，忘情地在一根弦上勾、挑、抹、滑，铿铿锵锵，可裂石，可穿云。闻者惊诧互视。

蓦地，一只手从他身后按住了琴弦。

少年双眉一蹙，回首怒视。

湖绉长衫的书生，微笑颌首：“音节太急了，琴弦也太紧，我替琴友弛缓一下吧。”

他不待回答，径自走到另一张琴桌后面，从容地点燃了钵里的檀香，凝神静气地端坐抚琴。

琴音琤琮琮琮，如清泉出涧、空谷遗音，静穆而雍容。同道们沉浸于另一种境界之中。

古琴研究社的理事人，一个须发斑白的长者，内行地对一个中年的西装朋友说：“《高山流水》，叹千古知音难觅啊。”

刚才鼓琴的那个少年闻声而起，疾言厉色：“知音？要是《二十一条》一承认，虽以中国之大，恐怕连张琴桌都没地方摆，我看你还向哪里觅知音？”

那书生只是不动声色地斜睨了少年一眼，手不停挥，琴音袅袅不绝。

理事人变颜变色：“社友何必？咱们古琴社是文化团体，不过是以琴会友，不问时政，不问时政……”

少年无声地冷笑，抱起断了弦的琴，“砰”地一声装进琴囊。

“少年气盛啊。”琴音雍容收束，书生老气横秋，“我象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比你现在还英雄哪。”

少年锐利地谛视书生的面庞，说：“那，你就是个二十岁的英雄，三十岁的庸人。”

书生频频点头：“好眼力，好眼力。”话锋陡地一转，色厉声洪，“可我这个三十三岁的庸人，未必不能襄助当今袁大总统与强敌一争短长。”说着向社友们一拱手，飘然而去。

座中，有两个刻意化了装，但仍然脱不尽暗探气息的精壮汉子悄没声地尾随出去。

门外一连串吆喝：“大人下来了，赶车。”

理事人凑近少年：“您是新社友，想来还不知道此公的来历。”

“不是世家子弟，就是袁朝新贵。”少年深信不疑。

“不然，不然。”理事人词色庄重，肃然起敬：“这就是辛亥重九云南起义的大都督，风云一时的共和伟人蔡锷将军。”

少年使劲儿搂住琴囊，摘掉茶镜，大眼睛里闪烁着惊愕和倾慕：“蔡锷将军？！”

第一章 雄兵十万

副官何诚与御者并坐。绘着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徽饰的绿漆马车穿过北京西长安街。

车里，中将军装的蔡锷埋头看一份装裱工整的手本。

一辆汽车鸣笛飞驰而过。蔡锷扬头一瞥，日本外交官燕尾服上的绶带、宝章依稀可辨。

汽车进了新华门。

蔡锷把手本攥得紧紧的。

马车进了新华门。御林军——德式装备的模范团军士举枪敬礼。

模范团将校服的少年参谋袁瑛，一副眼高于顶的亲贵气派，却很恭谨地把蔡锷迎入春藕斋正厅，让罢坐，说：“蔡将军先坐坐。总统会过日本公使，我就请过来。”

蔡锷略一拱手：“忙你的，袁参谋。”

袁瑛鞠躬辞出。

春藕斋在宫廷华贵气之中，别有几分清雅、幽静，文玩字画琳琅满目。蔡锷立起身，在壁前负手观赏。

瞩目于一幅宋人水墨。一只苍鹰振羽而起，雄鸷之气跃然纸上。

“松坡也是宋徽宗的千秋知己？”话音自背后传来，温和、亲切。

蔡锷赶紧车过身来，按觐见民国元首仪制，三鞠躬。

“咱们莫逆，别闹这些俗套子。”袁世凯春风拂面，一把搀住蔡锷，把臂至几前，分宾主坐定，顺手指墙上，“我字画上有有限，正好借你的法眼鉴定一下真伪。”

蔡锷态动神流：“真迹，宋徽宗真迹无疑，北宋宫中无上神品。”

袁世凯志得意满：“这么说，日本大隈首相真是割爱了。难得，难得。”

蔡锷欠身，语带机锋：“画是好的。可惜徽宗丢了列祖列宗的锦绣河山，只给后人留下了几首词曲、几幅丹青。”

袁世凯宽容地笑着：“究竟不失为风流才子。”

蔡锷严如斧钺：“到底是个亡国皇帝。”

袁世凯听出弦外之音，感慨不已：“可见这个皇帝是个什么好东西吗？不是前清的宣统皇帝就在你们手里推翻的吗？你是对历史研究很深的人，何止宋徽宗，秦汉六朝、唐宋元明，哪个朝代的风子龙孙又有好结果哪。我为民国牺牲了自己，还能牺牲子孙吗？”

蔡锷眼睛一亮：“那就请总统明令禁止帝制邪说。”

袁世凯豁达地笑了：“帝制，不禁自止。可讲学家研究国体问题，也有人家的自由权，我不便干涉。再说美国博士古德诺、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还有咱们杨度杨参政，宗旨都很正当，中国要顺国情，想法子长治久安嘛。”

蔡锷霍地立起，朗声道：“如今日本帝国打着对德宣战的旗号，强占胶东湾，称霸山东省，强行提出《二十一条》，中国已

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总统如以陆海军大元帅资格明令拒约宣战，松坡愿重整戎装，率云南健儿背城一战。”他掏出手本郑重地呈给袁世凯，“这是我秘密拟订的对日作战节略，总统择采。”

袁世凯略一浏览，赞不绝口：“好，好，有你这样智勇兼备的军事专家，还怕民国不强，日本不退？好，好，务必拜托你再斟酌个周密的军事计划出来。”

蔡锷感奋：“我立刻着手。”

袁世凯倾心赞许：“强将手下无弱兵，云南新军不愧国家干城呀，我立刻通电嘉奖；还要告诉他们：我一定重用他们的老长官，你松坡蔡氏。”

帘外，西装合体，学者气和显宦气集于一身的杨度屏息听了一阵，踱进侧室，带着先见之明的笑意看看梁士诒、江朝宗：“我早就说吧，总统德威服人，蔡松坡早不怀二心了。”

步军统领江朝宗踞坐在螺钿椅上，摇着洒金扇，不咸不淡地说：“他跟黄兴交情那么深，先沾着个乱党嫌疑；民国二年同盟会五都督闹什么二次革命，他又差点染一水；如今软禁京师，敢不安分吗？”

大腹便便，一团福相的梁士诒深抱同感：“你杨参政说，他不安分又能怎么样？”

临窗的一张紫檀条案旁，也是模范团将校服的袁克定从一大堆文稿中仰起头来，以天然君主的气度扫视着：“怪不得总统说你们办帝制办了个路净人稀，光给他埋没英才。”他指着一份名单，“登极大典封赏名单，怎么没蔡锷？”

江朝宗赶紧陪笑脸：“没有大爷不圣明的：下野都督，不如个伙伕。”

袁克定叹口气：“你这个九门提督呀，就知道九门里头的事。”他做着手势譬解，“别看蔡锷交出了都督金印，如今是两手攥空拳；一旦风云际会，伸出巴掌就能跑马。”

梁士诒不服气，气壮如牛：“主子做皇帝，全凭外联友邦，内用北洋。湖南、四川都落到咱们手里，云南边陲小省，能翻几尺波澜？”

袁克定立起身刚要辩驳，袁世凯端着水烟袋，由袁瑛搀扶着消消闲闲地走进来。他推开俯临太液池的一扇楠木雕花窗，冲着湖光波影喷云吐雾，半晌说：“光景你们还都不比老大明白：滇军两师新军精锐都在蔡锷的门生、部下手里。都得跟我学着点礼贤下士呀。”他把水烟袋往条案上一顿，目光如炬，“都记好：镇抚云南，蔡松坡不亚我雄兵十万！”

巫家坝练兵场上，刀锋耀眼，杀声动地，是滇军十团的官兵正在上刺杀课。

团长余玉垒上校亲作示范，勇猛、准确、威风凛凛的三刺刀，以不同的姿势，从不同的角度，接连刺进草靶上同一个寸许长的刀窝里。

余玉垒喊口令，兵士们在一排草靶上同时刺杀。

接官号响，余玉垒敬礼，迎上。云南省现任长官开武将军唐继尧和旅长童啸亚走近来。

唐继尧赞赏：“余团长，你练兵，还是当年松坡前辈办讲武堂的章法。”

余玉垒立正，说：“蔡都督把新军交给咱们，等他一旦用兵，就必须能一以当十。”

童啸亚说：“玉垒有远见。我们的对手不是横行东亚的日本

陆军，就是十倍于我的北洋精锐。”

唐继尧挥手叫官兵继续操练，带着童啸亚、余玉垒沿着操场信步交谈。他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你们说袁世凯不懂这道理？”

童啸亚琢磨了一下，问：“唐将军，你是担心老袁加害蔡都督？”

唐继尧说：“虚实莫测。红脸儿，白脸儿，他都能唱——一手白刃，一手黄金。”他掏出一纸电文，“瞧，嘉奖电。”

余玉垒在旗杆下停步，看罢电文，仰首吟哦起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童啸亚击节：“冰心，玉壶！玉垒，你算是深知松坡啦。”

唐继尧说：“是呀，蔡松坡是咱们云南军界的灵魂，袁世凯让他抗日，咱们上；他让咱们讨袁，咱们也上。他不回来，我有言在先，不管是同盟会还是进步党，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童啸亚建议：“是不是叫余团长代表咱们东渡日本谒见中山先生，然后秘密进京，促松坡的驾？”

唐继尧一边思索，一边点头：“那，我就有了主心骨啦。”

西城护国寺街棉花胡同蔡公馆。

门可罗雀，宾客绝迹。然而，朱门外、粉墙边，却有拉洋车的、打冰碗儿的、吹糖人儿的，很耐心地等买卖做。

何诚推开大门，楞了一眼，没好气地用竹帚划拉起来。

幽静的书房。图书满架，洋装的、线装的都有。壁上悬挂着一柄银鞘佩剑、一幅对联。

联语是：

挑灯人海外

拔剑梦魂中

题款是：辛亥起义三周年纪念日松坡试笔

对联下的花梨多宝阁上有一架盈尺的松石盆景。盆景旁摆着一张照片，正是戎装佩刀的青年都督本人。天头上的笔体正跟对联一派：

辛亥重九云南光复摄于昆明五华山军政府前

临着明亮的窗户，蔡锷心外无物地在沙盘上摆着日军侵占胶东的态势和构想中的用兵方略。

垂着一条大辫子的十六岁的侍女恋梅用漆盘端着一个细瓷碗轻步进来，说：“先吃吧。”

蔡锷接过碗，眼不离沙盘，舀了就吃，吃了几口，品出味儿来，瞪着恋梅：“哪儿来的燕窝粥？”

恋梅奇怪他这大惊小怪：“老太太给炖的。”

蔡锷又问：“老太太吃的什么？”

“让我给烙的家常饼，就咱们家乡豆豉。”

蔡锷把细瓷碗放在漆盘上：“恋梅呀，你这么大个姑娘啦，怎么不知道个好歹？去，给老太太端过去。”

恋梅急了：“不嘛。”

蔡锷哄她：“有我哪。”

“有你怎么着？”蔡母王太夫人步履安详地走进。她鬓发虽已如霜，精神依然矍铄。

蔡锷垂手立起，礼法中有未泯的天真：“娘，您别这么娇我。”

蔡老太太忧虑溢于言表：“你呀，嗓子早该开刀了，拖着，拖着，连药也不好好吃，再没点滋补的……”

蔡锷不无黯然：“可我不能叫您老拉帐呀。”

蔡老太太笑了：“还不用求人。多花几个印子钱就都过来了。”

蔡锷骇异：“您，您去当当啦？”

蔡老太太泰然地：“那也比你签名‘赞成帝制’，领袁家的赏钱踏实。”

蔡锷很委婉：“其实总统未必知道。都是那帮子办帝制的小人……”

蔡老太太智慧深湛地说：“小人，能做这么大的主？”

蔡锷还是不大以为然：“是，可袁项城亲口对我说……”

一声“报告”，副官何诚进来，把几卷钞票放在桌上，垂手回道：“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官俸，总统府顾问上的薪饷，经界局、参政会、将军府的津贴……”

蔡锷怒形于色：“谁让你领的？”

何诚刚直、倔强之态可掬：“谁领啦！袁大公子派人送来的。我刚把他们撅了一通。”

蔡老太太温和地问：“那怎么又收下？”

恋梅忘情地插嘴：“何大叔真糊涂。”

何诚恼了：“谁糊涂？他们说，袁大爷有话，蔡将军是自己人，不在乎形迹——要不，都给他们退回去。”

“不用了。”蔡锷寻思了一下，敛起钞票，递给蔡老太太，“娘，您先给收起来吧。”

蔡老太太接过钱，自语似地：“嗯，收着。袁家的钱，早晚用在他袁家。”

她扶着恋梅的肩头去了。

何诚犹豫了一下，艰难地说：“我跟将军告假。”

蔡锷随口问：“上哪儿去？”

“回云南。”何诚说，“咱们辛亥老兵推翻了一个真皇帝；民国四年了，犯不着伺候个假皇帝。”

蔡锷推心置腹：“何诚，都说袁世凯一代奸雄，可他究竟是国会选举出来的总统，还不敢违反全国民意，帝制自为。”

何诚不以为然：“您总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蔡锷深沉地说：“他身旁多几个君子，他就能少做点对不起民国的事情。”

“他头一个就对不起您——凭什么撤了您的云南都督？！”何诚显然积愤甚深。

“国难当头，个人恩怨一了百了吧。”蔡锷回头看着壁上的北洋军驻防挂图，说，“何况，我也愿意来，不来，怎么能吁请他、协助他把暮气沉沉的北洋军改建成十个纯洁精锐的国防师？现在，他只要敢拒绝《二十一条》，何副官，咱们爱国军人这腔热血就洒在山东啦。”

何诚欲辩无言，叹口气悄悄退去。

蔡锷复又俯在沙盘上，凝神致志。

少顷，何诚捧着一张梅红帖子去而复转，回道：“袁家的当差的，听说您收了款子，又下了张帖子……”

蔡锷展视请帖：“噢，晚上会贤堂有一局。好，正要会会他们……”

月上柳梢头，天暗了，余晖未尽。什刹海湖光照眼，泛着淡红色的微波。有几只轻舟在繁茂的荷叶丛中荡过。

会贤堂楼上的窗子高高挑起，杨度深深吸着荷叶的清香，熏然欲醉。然而却也没忘了看看怀表，看看杨柳低垂的马路。

室内，嘉宾满座，还没有入席，三三两两地拥妓聚坐。笑语

时起，最响亮的是袁克定。他换了罗衫，摇着团扇，对偎依着他的“花国总统”花元春说：“我就不信，她的人才真在你之上？”

花元春千娇百媚，吴人京语，如黄莺流啭：“我这个小阿妹虽然才来半年，已经是京华名妓。我这个花国总统早晚得给她让位。”

梁士诒打诨：“一兴帝制，总统高升，你花小姐也跟着升个备选青宫的太子妃。”

花元春居之不疑：“我真有这个造化？”

“到了！”杨度指窗下，又叮咛一句，“都别忘总统的话：不亚雄兵十万！”

花元春赶忙取出小镜子重施脂粉。

一串“蔡大人请楼上”的传呼中，蔡锷飘洒地步入厅堂，拱手告罪：“诸位久候。”

何诚懒怠与司机、副官、跟班儿的搭讪，独自个儿信步到什刹海边，倚着一棵垂柳坐下来，生闷气。

华灯初上，湖光朦胧了。

两辆人力车跑到会贤堂门口停下，一个垂髻少女抱着琴囊先下车，给第二辆车解开车帘。

席上，花元春替袁克定打通关，正好赢了蔡锷，娇态扑人地说：“蔡大人，喝。”

蔡锷拱手服输：“花小姐拳高量雅，我实在不是对手。”

“那我就搬兵替将军解个围。”花元春亭亭立起，朝门口一投臂，“来，凤仙，替蔡将军一杯。”

众人的视线射出去，不觉轰然喝采。袁克定拊掌说：“名角